

Шолохов

肖洛霍夫文集

第六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Шолохов

〔苏联〕

肖洛霍夫文集

第六卷

草婴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作者像

新 垦 地

第 一 部

第一章

一月底，冰雪初融，樱桃园清香四溢。中午，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，樱桃树皮淡淡的忧郁味儿，往往同融雪的潮气，以及那透过积雪和枯叶散发出来的浓烈而古老的泥土气，混和在一起。

这种沁人心脾的混杂香味，牢牢地笼罩着樱桃园，直到暮色苍茫，月亮的翡翠钩儿穿透光秃秃的树枝，肥大的野兔在雪地上铺下斑斑脚印……

随后，风从岗峦起伏的草原上把经霜艾蓬的淡淡苦味送到园里，白天的气味和声音都消逝了。夜好像一头灰毛狼，悄悄地从东方出来，经过蒺藜，经过草丛，经过留茬地上的枯草，经过秋耕地上波状起伏的小丘，像脚印似的在草原上留下拖长的朦胧阴影。

一九三〇年一月的一个晚上，有个骑马的人顺着紧靠草原的小路进了隆隆谷村。他在溪边勒住那匹鼠蹊蒙霜的疲乏的马，跳了下来。在狭窄的小巷两边黑魆魆的樱桃园上空，在村边一簇簇像岛屿似的白杨树的顶上，高挂着一弯残月。小巷里很暗，也很静。小溪对岸有一条狗在大声吠叫，还有一点黄色的灯火。骑马的人贪婪地用鼻子吸了一大口凛冽的空气，从容不迫地脱下一只手套，吸起烟来。然后，拉紧马肚带，手指伸到马鞍的毡垫下，摸了摸热汗淋漓的马背，他那魁梧的身躯又矫捷地翻上马鞍。他开始涉过这条冬天也不结冰的小溪。马蹄敲着溪底的石卵石，发出沉浊的声音。马一面走，一面低下头想去饮水，

可是被骑着的人一催，只好咕噜咕噜地响着肚子，跳上微斜的溪岸。

忽然传出说话声和雪橇的响声，骑马的人又勒住了马。马转过头来，朝那声音警惕地竖起耳朵。银制的胸带和高高的镶银哥萨克鞍桥，一落到月亮下，就在黑暗的路上闪出耀眼的白光。骑马的人把缰绳往鞍桥上一扔，慌忙把哥萨克驼绒风帽拉到头上，蒙住脸，又催马飞跑。直到雪橇过去了，才恢复原来的步子，但是不再把风帽脱下。

进了村，他遇到一个女人，就向她打听说：

“喂，婶婶，请问你们这儿的雅可夫·奥斯特罗夫诺夫住在哪儿？”

“雅可夫·鲁基奇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喏，他的房子就在那株白杨树后面，瓦盖的，看见吗？”

“看见了。谢谢。”

他在宽敞的瓦房前下了马，把马牵进篱笆门里，用鞭子柄轻轻敲了敲窗子，唤道：

“老板！雅可夫·鲁基奇，出来一下！”

主人没戴帽，只披了件上衣，走到门口；一面仔细打量来客，一面走下台阶。

“是谁呀，这么深更半夜的？”他问，灰白的小胡子底下现出笑影。

“猜不着吗，鲁基奇？让我在你这儿过一晚吧。有没有暖和的地方寄马？”

“不，亲爱的同志，我认不出来。您是从区执委会来的，还是从土地局来的？我有点听出了……您的口音很熟……”

来客把刮光的嘴唇收缩了一下，微微一笑，同时拉开风帽。

“你不记得波洛夫采夫了吗?”

雅可夫·鲁基奇慌忙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,脸色发白,喃喃地说:

“大人!……您这是从哪儿来呀?……上尉先生!……马我这就去安顿……我把它牵到马房里去……多少年没见了……”

“喂,喂,你轻点儿!好多年了……你有马衣没有?家里没有外人吧?”

来客把缰绳交给主人。马懒洋洋地依着陌生的手的动作,伸长脖子,昂起头,吃力地拖着后腿,向马房走去。它举起蹄子咚的一声踏在马房地板上,接着闻到生马遗下的味儿,打了个噎膈。陌生人的手摸到马的鼻梁,手指熟练而小心地把磨坏的铁嚼子从擦伤的牙床上解下来,马就感激地低下头去吃干草。

“我先给它松了肚带,让它站一会儿,等凉了点再给它卸鞍子,”主人一面说,一面殷勤地把一件冷马衣披在马背上。他摸摸鞍子,从肚带的紧张和镫革的松弛上断定客人是从远方来的,并且一天里跑了不少路。

“雅可夫·鲁基奇,你有没有麦子?”

“有一点。马,我会饮它喂它的。咱们到屋子里去吧,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称呼您才好……照原来那么称呼,不习惯了,好像也不合适……”主人在黑暗中笑得很尴尬,尽管知道人家是看不见的。

“你就叫我的名字和父名得了。没有忘记吧?”客人一面回答,一面领先走出马房。

“怎么会忘记呢!对德战争中,咱们俩一起从头干到底,还有这次的……我常常想起您来,亚历山大·阿尼西莫维奇。自从

在新罗西斯克^①跟您分手以后，一直没听到您的消息。我还以为您也和哥萨克他们坐船去土耳其了呢。”

他们走进很暖和的厨房。来客脱下风帽和白羔皮帽，露出头骨凸出、顶上长着稀疏花白头发的大脑袋。他低下又高又秃像狼一样的前额，向屋子里扫了一眼，接着，笑嘻嘻地眯缝起那双深陷在眼窝里、神色疲劳的淡蓝色小眼睛，向坐在长凳上的两个女人——女主人和儿媳妇鞠了一躬。

“你们好，娘儿们！”

“托福，”女主人拘谨地回答，同时对丈夫使了个眼色，仿佛在问：“你带来的是什么人？该怎样招待他？”

“备饭！”主人请客人在正房桌旁坐下后，简单地吩咐说。

客人吃着猪肉菜汤，因为有女人在场，只谈谈天气和以前的同事。他吃力地动着像石头雕成一般的巨大下颚，费劲地慢慢嚼着，好像一头卧着歇息的累坏的公牛。他吃完饭，站起来，朝那供有积满灰尘的纸花的圣像祷告了一番，这才抖了抖肩膀很窄的旧托尔斯泰装上的面包屑，说：

“谢谢你的招待，雅可夫·鲁基奇！现在咱们来聊一聊。”

婆媳俩匆匆地收拾好桌子，见主人使了个眼色，就到厨房里去了。

第二章

区党委书记，眼睛近视，动作迂缓，在桌旁坐下来，斜眼瞧瞧

① 一九二〇年春，邓尼金部队被红军击溃，从新罗西斯克逃亡国外和克里木半岛，投奔弗兰格尔（帝俄将领，十月革命后成为俄国南部反革命白卫军的头子之一）。

达维多夫。接着，收缩起松弛的下眼皮，眯细眼睛，开始阅读达维多夫的证件。

窗子外面，电线被风吹得嗡嗡直响，篱笆上拴着一匹马，马背上有只喜鹊，斜着身子在脊梁上踱来踱去，啄着什么。风吹开喜鹊尾巴，吹得它飞起来，但它又立刻落到这匹神态麻木的疲乏的老马背上，用贪婪的小眼睛得意扬扬地向四下里张望。镇的上空低低地飘翔着撕碎的云片。云缝里偶尔斜漏下阳光，露出一块像夏天一样蔚蓝的天空。这时候，窗外蜿蜒的顿河、河对岸的树林和那在地平线上缀有一座小风磨的远山，就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。

“那么，你是因病在罗斯托夫耽搁了几天吗？嗯，好吧……另外八个‘两万五千大军’^①，他们来了有三天了。群众大会也开过了。集体农庄的代表们欢迎了他们。”书记若有所思地咬咬嘴唇。“现在我们这儿的情况特别复杂。全区集体化的百分数只有十四点八，多半还是共耕社。粮食收购方面，富农还拖着尾巴，没有缴齐。我们需要人。太——需要了！几个集体农庄打报告，要四十三个工人，可是你们一共才来了九个。”

书记抬起微肿的眼皮，对达维多夫的瞳人重新打量了好一阵，仿佛在估计他能做些什么。

“那么，亲爱的同志，你是钳工吗？太——好了！你在普基洛夫厂^②干了好多年吗？抽烟。”

① 一九三〇年，联共（布）党中央动员一批先进工人，下乡支援农业集体化工作，原定名额二万五千人，实际下乡的约二万七千人，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。

② 列宁格勒最大的机器厂，创办于一八〇一年，一九二二年改名为“红色普基洛夫工厂”，一九三四年再改名为“基洛夫工厂”。这个工厂的工人以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著称。

“复员后干起来的。九年了。”达维多夫伸手去拿烟卷。书记看见他手背上刺有模糊的蓝色花纹，下垂的嘴角微微一笑。

“是光荣的标记吗？在舰队里干过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怪不得我看见你手上刺了个锚……”

“当时年纪轻……不懂事，就刺上了……”达维多夫懊恼地拉下袖子，心里想：“嗨，不用你管的事，你倒眼睛挺尖。可是对粮食收购这样的大事反而疏忽了！”

书记沉默起来，他那毫无意义的殷勤微笑，也一下子从浮肿的病容上消失了。

“同志，今天你就要以区委特派员的身份去搞全盘集体化了。你看到边区委最近的指示了？看到了吗？好，那你就到隆隆谷村苏维埃去吧。休息，只好以后再说，现在可没有工夫。目标是百分之百的集体化。目前那边只有个小小的劳动组合，可我们要办的是大集体农庄。等我们把鼓动队一组成，就给你们派去。你现在先去，在小心限制富农的基础上去办集体农庄。那边的贫农和中农一律得加入集体农庄。还要囤积一批公用的种子，要够整个集体农庄一九三〇年全年使用。你干起来可得小心。千万别去碰中农！隆隆谷村的支部有三个党员。支部书记和村苏维埃主席都是好样儿的，都在红色游击队里干过，”他又咬咬嘴唇补充说：“因此也难免不受些影响。懂吗？政治水平不高，可能出偏差。要是碰到什么困难，你到区里来找我们。喂，还没有装上电话，真麻烦！对了，还有：那边的支部书记得过红旗勋章，有点生硬，浑身都是棱角，而且……都很尖。”

书记用手指敲敲皮包上的锁，看见达维多夫站起来，连忙说：

“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：你每天要派人骑马送份报告来，对那里的弟兄们要抓一抓。现在你到我们组织部长那儿去办个手续，就可以走了。我叫他们用区执委会的雪橇把你送去。好吧，你去好好干，把集体化搞到百分之一百吧。你的工作成绩我们将根据百分数来评定。我们要联合十八个村苏维埃，搞他一个大规模的集体农庄。你说怎么样？一座农业的红色普基洛夫厂，”他因为想出这个得意的比喻笑了。

“你刚才对我说，要小心对待富农。这话什么意思？”达维多夫问。

“这个吗，”书记居高临下地笑了笑，“有的富农完成了粮食收购任务，有的富农硬是不执行。对付第二类富农很容易，给他来个一百零七条^①就行。对付第一类，可就要麻烦些了。你说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呢？”

达维多夫想了想……

“我要再给他们一个任务。”

“太妙啦！不，同志，这可不行。这样，群众就会不信任我们的措施。中农会怎么说呢？他们会说：‘瞧吧，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的！就会把庄稼人搞得团团转。’列宁教导我们，要认真注意农民的情绪，可你还说‘再给一个任务’。老弟，这太幼稚了。”

“幼稚？”达维多夫脸红了。“那么，照你说来……是斯大林错了，呃？”

“这关斯大林什么事？”

“我看过他在马克思主义者……这个……那个……叫什么

① 指当时苏维埃政府公布的刑法第一百零七条，专门用来惩办富农的暗中破坏、拒不把余粮缴给国家、拿粮食进行投机等罪行。

来着的代表会议上的演说^①，哦，对了，那些代表都是研究土地问题的，他们叫什么来着？……真见鬼……对了，是土地工作者吧！”

“你是说土地问题专家吗？”

“对了！对了！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查一下《真理报》，看看那篇演说吧。”

秘书拿来了《真理报》。达维多夫两眼在报纸上拼命搜寻。

书记望着他的脸，笑嘻嘻地等待着。

“有了。怎么说的？……‘当我们主张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时候，……剥夺富农财产是不能容许的。……’嗯，还有……你听：‘而现在呢？现在情形不同了。现在我们有可能向富农举行坚决进攻，击破富农的反抗，消灭富农阶级，……’^② 消灭富农阶级，懂吗？那么为什么在粮食收购上不能再给他们一个任务呢？为什么不能把他们像虱子一样掐死呢？”

书记一下子收起笑容，显得严肃起来。

“下面还说，剥夺富农财产的工作要由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和中农群众去搞。对不对？念下去。”

“哼，你这人！”

“你别哼哼啦！”书记生起气来，连声音都发抖了。“你主张怎么办呢？用行政手段对付富农，没有一个例外。要知道我们这一区，集体化还只有百分之十四，中农刚准备加入集体农庄呐。照你那么去干，一下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的。哎，来了些这

① 指斯大林的《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(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)》一文，最初发表于1929年12月29日《真理报》第309号，见《斯大林全集》中文版第12卷第126至第151页。

② 见《斯大林全集》中文版第12卷第149页。

样的人，当地情况一点也不了解……”书记忍住气，比较平静地继续说：“抱着这样的观念，你会搞得一团糟的。”

“这个怎么对你说呢……”

“你还是太平点儿吧！如果这样的措施是必要的和及时的，边区党委干脆就会命令我们：‘消灭富农！……’那就来吧！一下子就成了。民警啦，政府机关啦，全都可以为您效劳……可是现在我们只能个别地通过人民法庭，根据第一百零七条，在经济上处分隐藏粮食的富农。”

“那么照你说来，雇农、贫农、中农，他们都反对剥夺富农的财产喽？他们都拥护富农喽？要不要引导他们去反对富农呢？”

书记啪的一声关上皮包，冷冷地说：

“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解释领袖的话，可是这个区是由区委常委会，是由我个人负责的。到我们派你去的地方好好干去，要执行我们的路线，可不能执行你自己创造的路线。对不起，我没工夫跟你讨论了。我还有别的事。”说完站了起来。

血又涌到达维多夫的面颊上，他忍住怒气说：

“我将执行党的路线，可是，同志，我要以工人的方式不客气地对你说：你的路线是错误的，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，就这么回事！”

“我的事我自己负责……‘以工人的方式’——这种说法可过时了……”

电话铃响了。书记抓起耳机。群众开始走进屋子里来，达维多夫就去找组织部长。

“他的右腿有点跛^①……就这么回事！”他走出区委会的时候想。“我要把斯大林对土地问题专家们作的演说，从头到底再

① 意思是说，他有点右倾。

看一遍。难道是我错了？不，老弟，我没错！是你的容忍态度放纵了富农。在州委会里还说他是个能干的家伙呢，可是在粮食收购上，他却让富农拖了个尾巴。限制他们是一回事，把他们当作毒草连根拔掉可又是一回事。你为什么不去发动群众？”他在心里跟书记继续争论。最有说服力的话，他往往事后才想起来，这次也是这样。在区委会里，他因为气愤、激动，就把首先想到的反对意见随口说出来。应该冷静些才对。他啪哒啪哒地经过结冰的水洼，踩着市场上冰冻泞滑的牛粪，踉踉跄跄地走去。

“可惜结束得太匆忙，要不我会把你说得哑口无言的。”达维多夫大声说，随即看见路上有个女人在抿着嘴笑，就懊恼地住了口。

达维多夫跑到“哥萨克和农民招待所”，拿了手提箱，想起他的行李，除了两身衬衣、几双袜子和一套衣服之外，就是从列宁格勒带来的螺丝刀、钳子、锉刀、弯脚规、凿子、螺丝扳头等简单工具，他笑了。“活见鬼，太有用啦！我还以为可以修理修理拖拉机什么的，谁知道这儿连一台拖拉机都没有。看样子，我只好以特派员的身份在区里跑跑腿了。这些东西将来送给集体农庄的哪个铁匠算了，”他一边打着主意，一边把手提箱扔在雪橇上。

区执委会那对用燕麦喂肥的马，轻松地拉着靠背漆得花花绿绿的大雪橇飞跑。达维多夫刚一出镇就冻僵了。他翻起大衣的破旧羔皮领遮住脸，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上，可是没有用：风和潮湿的寒气透过领子和袖口，冷得他浑身打战。穿着旧跑鞋的脚，冻得格外厉害。

从镇上到隆隆谷村，要经过二十八公里荒无人迹的山岭。岭上横亘着一条大路，因为上冻的畜粪有点融解，现出褐色。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雪地。蒺藜和飞廉的梢头被积雪压得可怜地弯

了下来。只有山沟的斜坡上露出一片片黄土，好像大地的眼睛在眺望世界。那边的雪受到风吹，积不起来，可是山沟和峡谷里却填满了崩下的雪块。

达维多夫抓住雪橇后座上的横木，跑了好一阵，想使两脚暖和些，然后又跳上雪橇，身子缩成一团，打起瞌睡来。雪橇滑木下的铁条磨出尖锐的声音；马蹄铁上的棘刺插进雪里，发出单调的簌簌声；右边辕杆的轴也格格地响着。达维多夫偶尔从积着霜花的眼皮下看见路上的白嘴鸦惊飞起来，它们的翅膀被阳光一照，好像紫色的闪电。接着，甜蜜的睡意又把他的眼睛阖上。

一股冷彻心脾的寒气把他冻醒了。他睁开眼睛，透过虹光闪闪的泪珠，看见冰凉的太阳，一望无际的荒野，地平线上铅灰色的天空，以及不远处的一座古坟。白色的坟顶上有一只火红色的狐狸。那狐狸正在捕鼠。它用后腿竖立起来，扭动身体，向上一跳，前爪扑在地上，挖挖积雪的地面，让身子沾满了银色的雪粉。它的尾巴柔软而平稳地摇了摇，像条红色的火舌那样落在雪地上。

他在天黑以前来到隆隆谷。村苏维埃的宽敞院子里停着一辆空的双马雪橇。有七八个哥萨克聚在台阶旁边吸烟。拉雪橇的马，身上的毛被汗水冻得乱蓬蓬的，在台阶前停下来。

“公民们，你们好！马房在哪里呀？”

“你好！”一个上了年纪的哥萨克，把手举到兔皮帽的帽檐上，代表大家回答。“马房吗，同志，哪，就是那个草棚子。”

“赶到那边去，”达维多夫吩咐赶雪橇的，自己跳下雪橇，露出矮小而结实的身材。他用手套擦擦面颊，跟着雪橇走去。

那几个哥萨克也向马房走去，弄不懂这个样子像干部、说话带北方口音的人，为什么跟着雪橇走去，而不一直进村苏维埃办公室。

马房门里冒出来一团团马粪的热气。赶雪橇的勒住马。达维多夫熟练地动手解套索。旁边的几个哥萨克互相使了个眼色。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子，穿着一件女式白羊皮大衣，一面刮着胡子上的冰溜，一面狡猾地眯缝着眼睛说：

“同志，当心被它踢。”

达维多夫解下马尻带，向老头子转过脸来，咧开冻黑的嘴唇微笑，让人家看到他少了一颗门牙。

“老大爷，我当过机枪手，比这更厉害的马都对付过了！”

“可是你少了一颗牙，是不是被母马踢掉了？”一个黑得像乌鸦的人问。他那拳曲的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底下。

哥萨克们不怀恶意地笑起来。达维多夫利落地卸下马颈箍，也风趣地还嘴说：

“不，牙齿早就掉了，是喝醉酒打掉的。这样也好：娘儿们不用怕我咬了。老大爷，你说对吗？”

大家听了这话都笑了，那老头子却装出伤心的样子，摇摇头说：

“小伙子，我已经咬过了。我的牙早就咬不动娘儿们了……”

黑胡子哥萨克张开嘴，露出一口白牙，像领头的公马嘶叫一样笑起来，两手一直抓住紧束着高加索上衣的红色宽腰带，仿佛怕它笑断。

达维多夫拿出烟卷请大家吸，自己也点上一支，向办公室走去。

“在那边，主席在那边，走吧，我们的党书记也在那边，”老头子一面说，一面紧跟住达维多夫。

哥萨克们只两口就把烟吸完，也跟了进去。他们很喜欢这个外来人，觉得他跟区里来的一般首长不同：他不是霍地跳下雪